

“重返” 这片湖

□赵玫



这片湖，叫微山湖。/微山湖在一首歌里。/两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，/微山湖上静悄悄。/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，/唱起那动人的歌谣。

似乎从七八岁起，便开始哼唱这首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主题曲。十分玄妙的是，我能于多种情绪中歌唱它，比如，喜悦时唱它，伤感时唱它；乖顺时唱它，顽皮时唱它。还有一令人诧异之处，数十年的漫长岁月中，许多次境内境外的旅行，只要置身于一片大湖，竟然常常鬼使神差地误认为是微山湖，并能触景生情，以神往的调子，唱起这首跨越时空，与所有美丽湖面似有天然“缘分”的老歌。老歌永远年轻，以其舒缓、温柔、缠绵的韵律，在众多充满战斗激情的歌曲中，体现出自出机杼的异类气质。歌声起来，每位沉浸其中的歌者，仿佛都有了灵敏的音乐触觉，有了动人的嗓音天赋，有了昂扬的精神情操。就连最不擅长歌唱的人，亦敢于忘情地调动五官，陷入如梦如醉的痴迷。

有了第一段的垫底，奠定了整首歌曲的浪漫主义基调。第二段急速地转折为战火纷飞——爬上飞

当上级要我去文昌发射场的报告文学时，第一感觉就是一个字：难。

文昌发射场，从立项到设计再到建设，光是工程指挥部的指挥棒就换过四任。有位负责技术工程设备的专家，他每天记工作“流水账”，记了十多本，摆在桌子上足有半人高，看着就让人眼晕，更不要说把它们全部消化完，浓缩成二十多万字的书了。

不知为何，许多有关文昌发射场的细节，在脑海中时隐时现，真正使我下决心接受这个任务的是两件事：一是2014年台风“威马逊”，把发射场扫荡得惨不忍睹。第二件是我听人说起一个名字：周湘虎。这两件事促使我拿起电话，打给了文昌发射场的指挥张平，他一上来就声调委婉但不留情面地向我开了一炮：你这个作家呀，老坐在家，怎么可能写得出真正接地气的好东西来。我顿时斗志迸发，看来这活我还非干不可了。

我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工作了14年，一直把西昌当成我的第二故乡，而文昌航天发射场又隶属西昌中心。为“娘家”做点事，还纠结什么？再说，为航天人树碑立传，一直是我不容辞的责任。就这样，我登上了飞往文昌的飞机。

海南文昌发射场同西昌的发射场完全不同：没有群山环抱，打眼望去，是无边无际的碧海蓝天和郁郁葱葱的椰子林。“三高”是这里的特色，不论你往哪里去，都会被高温、高湿、高盐所包裹，让你躲都躲不开，在阳光下走几步，全身透出一股咸湿的汗味，没多久衣服上便晒出斑斑盐碱，如同当地渔民说的那样，这叫晒鱼干。

在文昌发射场，举目便是创业者的艰辛和不易。天气炎热，四五个大小伙子，挤在十几平米民房改造的窄小空间，睡的是上下铺，领导们也住在同样的环境中。原来，建这个发射场，上面拨给的经费并不充裕，他们只好把每一分钱都掰开揉碎，用在发射场的主体建设上，而自己却不得不把生活开销压到最低限度。即便这样，有些项目在设计图上还是砍了又砍。比如，大火箭矗立在发射架上要有个挡雨篷，因钱不够，只得舍弃。当台风来袭，暴雨倾泻时，只好让人爬上塔架顶端去搭防雨布。类似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……

我采访的第一个人物就是先进典型：周湘虎。心想，像他这样的人物，早已被媒体打造得有了一只好口才，起码让我采访不那么费劲。见了面后，我才明白自己是多么自以为是。他仍然还是一个不懂得如何介绍自己的木讷人，完全不像各种媒体打磨过的角色。他戴着深度近视镜，左眼已经永久失明，右眼裸视力为0.04，几乎和盲人没差别。你无法想象，当光明一点一点离他远去时，这个人还能强忍病痛，一丝不苟地去完成他的监理工作，并且可以不出丝毫差错。做到这一点，需要怎样的坚强和毅力？我问他，在你视网膜脱落前，没有一点征兆吗？他轻声说，有，眼睛胀痛，视力下降，以为是小毛病，想着等工程结束……后来，他是被强行送进医院的。我想，只有把责任看得重于眼睛甚至生命的人，才会这么玩命！他为了国家崇高的事业，奉献出人体最宝贵的器官：一双观察世界的眼睛。当他说到遗憾时，只是轻轻地说了句：我再也不看不清女儿长大的样子了……

在这发射场建设大军中，这些人从未以英雄自居，而是自嘲是“特殊民工”。说老实话，在我采访的短短几个月里，我发现他们的劳动强度比真正的民工还要大，而他们的生活境遇比民工还要苦。天和钢筋水泥打交道，哪天不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浆？为了赶工期，他们几乎每天出工比民工早，收工比民工晚。两个发射塔架一万多吨钢筋，30人去组装；两个导流槽7000吨钢筋，70人去完成。许多人年纪轻轻，就因为这种超强负荷的工作，而过早得了腰椎间盘突出。有名战士叫何睿，他在50多度的日照高温下作业，突然眼前一黑，脚一滑，便从脚手

快的火车，像骑上奔驰的骏马，铁道线成为杀敌的战场，扒飞车，炸桥梁，像钢刀插入敌人胸膛，打得鬼子魂飞胆丧……节奏与内容的巨大反差，却毫无突兀之感，让人热血沸腾，激情振奋，令人信服地凸显出游击队员举重若轻，手起刀落，笑着敌寇灰飞烟灭的强者气概。

及至年龄大些，开始阅读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·伍尔夫。她的一段话，有人归类为充满深意的哲学思考，但我偏偏就看作一幅文字勾勒的风景。这段美妙的描摹，本是对一片英伦湖泊的礼赞，但在我读来，活脱脱就是对华夏微山湖的传神再现：“落日西坠，原先清晰的景物，渐渐消失。无边的寂静，像雾霭一般袅袅地弥漫开去，风停浪静，波光粼粼，偌大的湖面松弛下来，悄无声息地入睡了……”

存留心中多年的微山湖，洒脱地走出歌曲，以丰饶、娇嫩的浩渺横卧在我面前，是不久前一个还带着灼热、又带着凉爽的初秋天。熟稔而又陌生的微山湖啊，馈赠我一种回归故土般的“重返”。

全身心地拥抱了真切的心中胜地，才知道自

无法清零的记忆

□王秋燕



架上跌落下去，系在他身上的保险带没能起作用，他的身体被一根钢筋高高地举在半空中，一条16毫米的螺旋钢，从他的大腿根一直戳进肚子里，足有30厘米长，刚好顶在胃壁上。大家急忙把他送到海口医院抢救。当他刚做完CT和B超，还没清理创伤口，见到他的领导杨晓明时，他的第一句话竟然是：杨总，对不起，我又给你们添乱了……

同样让我感动的，还有那些最先作出牺牲的农民兄弟们。整个发射场的建设，需要24个自然村搬迁，涉及1960户，9000多人告别家乡。有这样一位中年女人，丈夫病逝后，自己拖着3个年幼的孩子过日子，当她家七层新房子被大型器械轰隆隆推倒时，她忽然跪倒在征地办主任的面前不肯起来，让在场的人大吃一惊，原以为她要反悔，没想到她只是担心自己的儿子，搬离了这个地方后，会影响儿子的学习成绩，而无法就读本地重点中学，她希望政府能帮她解决这个问题。后来，她的儿子很争气，考上了梦想的学校……

在“长五”首飞的总结会上，有一位总部领导动情地说：我们真的要记住海南人民对我们航天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，他们不计私利，不怕牺牲，舍小家为大家。假如有一天被我们遗忘，那就是我们的罪过。

现在，该来说一说台风了。台风，也是文昌发射场的“常客”。为了感受一下台风的威力，我特意选择在台风“莎莉嘉”登陆海南岛之前，又去了一趟文昌，亲眼见证一线航天人同台风战斗的壮举。

于我想象的截然相反，台风来临的前一个夜晚，天气晴好得让人不可思议：大海上碧波万顷，夜空中彩云飘渺，又圆又大的月亮套着一圈淡淡的光晕，像小姐姐脸颊抹了胭脂那样好看，一点暴风雨将至的迹象都没有。然而这只是一阵温柔的假象。睡到半夜，你会被突如其来的风声惊醒，侧耳细听，窗外仿佛有上万头公狼由远及近地嘶声低吼。

接下来，整个发射场陷入一片灰暗。我也试着想推开门看看外面的情况，好不容易拧开门锁，门外就像有一只巨掌，狂野又粗暴地想挤进来，吓得我只能把门锁弹了回去。这一下，我才明白，他们为什么给我送干粮、矿泉水、手电筒等一系列应急物资。另外，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要把道路上的各扇门打开，并像防洪堤那样垒上沙袋，把它们稳固住。这也是为了让台风不至于把整个大楼掀翻，将台风的破坏力减至最低。我采访时收集了许多细节，比如门打开后，屋子里的皮鞋像只大雁，倏地跟着台风飞跑起来……这些细节，你不来到台风登陆现场，真的很难想象出来。

再说大暴雨吧。大雨在大风面前就弱了许多，被风撵得直吐白沫，一会儿齐刷刷往东边跑，一

己实际的无知。微山湖岂只是一片激荡在无数过来人精神深处的湖面，其体量之大，在广袤的北方大地，无出其右者。绵绵不绝的水源，来自黄河、淮河两大流域的上百条河流。京、津、冀、鲁一带的京杭大运河，自165年前断流之后，微山湖成为大运河事实上北段开启之地。如此重要的大湖，除却革命岁月留下的红色记忆，显然超出了我单一的想象与缅怀。于是，接下来便有了长达五六天的盘桓。微山湖及四周紧密关联的物与事，将行程装点出风光无际。

其实，对于这片浩大的湖泊，我最想探究的，依旧是给人数十年无限遐想的“静悄悄”。数日下来，自有一番活泼泼的风水在起伏、荡漾。微山湖以远离尘嚣的背景，不动声色地营造出任城区、汶上县宽街窄巷安居乐业的社区新貌，营造出湖中南阳千年古镇的市井画面，营造出湖西鱼台县数十万亩优质稻田的生态色彩，营造出湖西北梁山县铁路与运河联运的时代交响。

带队的马姓才俊，其兄寓居京城，为画坛高手。在鱼台市民中心的博物馆里，悬挂着“高手”一幅微山湖的磅礴大画，荷叶摇曳，鱼儿腾跃，水鸟掠过……立足画前，微山湖的宁静延伸得无限悠长。细看四周的参观者，无论成人还是孩子，快乐写在每个人的脸上，这让你毫无疑惑，心爱的土琵琶与动人的歌谣组成的曼妙音符，会随时回旋在他们心上。

黄昏时分的微湖湖畔，夕阳血红，流光溢彩，轻风拂面，虫鸣入耳，远离纷扰，心无凡忧。翌日便将踏上归途，但我们确信，与眼前这番无边天籁，只是暂别，一定会有期。轻声地，有人唱起了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。其实四周气氛早已渲染出瓜熟蒂落的前奏，引领朋友们不约而同地应和开来，既有独唱的倾吐，又有男声、女声、高声、低声的策应，惟有尾声久久不肯回来，不停地排列组合，以致物我两忘，欲罢不能。终于，彼此发现，竟然都含了闪闪泪光。

会儿又掉过头往回撤，有时居然在风中扭来扭去，像条发疯的巨蟒……再就是椰子林，椰子树的树叶为何要长得像梳子的模样？原来它是用来和台风斗智斗勇的，不然，它叶子上没缝隙，不让台风从它密密的屏障中钻过去，不用几下就可能被台风连根拔起，何况它又长得这么高大茂盛。我住在6楼，每次看见大风把椰子树一次次吹倒，几乎整个伏倒地面上，又看见它顽强地站起来，感觉它身子还没完全站直，又再次被强行地摁了下去……台风过去之后，放眼一望，整个椰子林从绿色变成了褐色，仿佛被大火烤焦了一样。有些树经不住这种折磨，早早四仰八叉地躺在那里，场面十分惨烈。

大约过了7个多小时，台风自己像也是累了劲儿，不那么张牙舞爪了。炊事班赶紧通知开饭。我把门锁刚打开，门一下撞开，如同一头疯牛冲了进来，让我又惊出一身虚汗。没想到，台风的余威还这么足，以至于出了门，我仍要紧紧抓住栏杆，紧贴墙边，防止狂风将我一把抓起扔到楼下去。好不容易走到电梯口，发现门开着，但堵着沙袋：停用了。我只能从楼梯下去，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一楼的，总之很是狼狈。

更令人兴奋的是，在文昌发射场，我跟踪了长征五号首次发射的全过程。文昌发射场就是因它而建的。尤其让我无法忘怀的是“长五”首发的当天，发射程序因故障几次暂停。为何暂停？每一次暂停，都让人牵肠挂肚。特别是发射前的一分钟，连环发生故障又被逆转回来，我只感觉自己的心已提到嗓子眼……意外，总是会在你意想不到的结点和时刻发生，但又被沉着机智的航天人一次次排除，化险为夷。当我终于长松一口气，看着大火箭呼啸着从发射塔上冉冉升空时，我含着热泪又一次体味到作为中国航天人的独特自豪感。也就是在这种时候，能够既成为他们中的一员，又用自己的笔记录下中国航天人的辉煌事迹，这难道不是一个作家的幸运和光荣吗？！如今回首望去，在文昌发射场所见证的一切，都已随着时间渐渐远去，但所有那些闪光的人和事，都将成为我此生无法清零的记忆。



渔汛期 郭修琳作



□金坚范

“饭稻羹鱼”，太史公司马迁曾如此言简意赅地来形容江南水乡的生产和生活方式，也道出了江南民俗的饮食特点。故乡松江（原属江苏，现为上海市松江区），就地处江南水乡。一日三餐，一干两稀，哪一顿都离不开大米。三年困难时期，瓜菜代粮，那饥肠辘辘的难熬感觉，记忆犹新，深深体会到孔子所说的“死亡贫苦，人之大恶存也”。我内心深处的乡愁，就是米饭的香糯。所以，我是怀着特殊的情感去鱼台王鲁镇参观稻米展览馆和欣赏稻田画的。自然，在整个过程中，历史与现实、鱼台与松江，也就不时地在脑海中交替出现。

在稻米展览馆，我为鱼台人民惊天地、泣鬼神“治水改稻”伟大工程所深深感动，当看到我所熟悉的铁搭、镰刀等农具时，一种亲切感油然而生。初、高中六年，每年要参加三夏（夏收、夏种、夏管）和三秋（秋收、秋耕、秋种）劳动，为期各15天。文化大革命中，下放“五·七”干校，经历了水稻种植的全过程：平田、育秧、插秧、耘秧、除草、灌溉、收割、脱粒。经历过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”，对“粒粒皆辛苦”就有着刻骨铭心的体会。

从展览馆出来，走进一片绿油油的水稻田中，颇有“故里山花此时开”的欣喜之情。但人不能忘本，要思饮水之源。

鱼台，因遇有春秋时期鲁隐公观鱼台而得名。因地势低洼，鱼台人常年受水患之苦，历史上旱灾也相当惊人。民间有颇为形象的说法：“大雨大灾，小雨小灾，无雨旱灾”。常常是“春天喜洋洋（春播作物播种后长势喜人），夏天一片汪洋（一到雨季遍地积水），秋天泪汪汪（农民辛苦一年所得无几），冬天背井逃荒（到外地逃荒要饭）”的惨淡景象。

人类发展史就是人与大自然的博弈史。从苦难走向辉煌，是生活的规律。扭转乾坤的关键岁月到来了。

1964年11月，山东省委、省政府决定重建鱼台县，委派30岁出头的年轻干部张程震出任县委书记。

1964年又逢水灾。洪水刚退不久，县委没有固定的驻地，暂时栖身于县农具厂的几间破房子里。身居陋室，但不坠青云之志。秋收无望，春荒将至，怎么办？张程震带领县委一班人，调查研究，总结经验教训，决心变水害为水利，实施大兴水利、治水种稻的工程。

鱼台的稻改精神，可圈可点的地方很多。

以张程震为书记的县委一班人，在困难面前，想到的是“我们是共产党员，从入党的第一天起，就宣誓为了党的事业，为了人民的一切在所不惜，现在就必须向党和人民作出鱼台究竟选择什么路子的回答。”这是共产党人炼就金钢不坏之身的思想基础。有了这一定海神针，他们可以在狂风恶浪中屹立不倒，勇往直前。正所谓不忘初心，方得始终。

韩非子曰：“下君尽己之能，中君尽人之力，上君尽人之智。”优秀的领导人，要善于激发群众的潜能，充分发挥大家的智慧和创造力。

在县里召开的万人大会上，张程震书记作动员讲话。他说，我们鱼台人民不靠天不靠地，要靠我们自己的双手把水治好。他那有条件要上，没有条件，创造条件也要上的决心，让广大群众热血沸腾。到今天，人们回忆起当时的情景，还记得听过动员报告后自己的决心：“拼吧！县委指到哪里，咱就拼死拼活干到哪里！”

群众的潜能一旦被激发出来，能量是巨大的。数字是硬的。让数字来说明这项“敢叫日月换新天”的伟大壮举。当时鱼台人口22万，外流人口7万多，全县在家的15万人，除去老弱病残，能上阵的不过8万人，而每人每天的口粮可可怜得很，仅仅只有4两。

从1964年12月县委作出决定，到1965年5月完成第一期工程，短短150天时间里，共投入280多万个工日。开挖灌渠7296条，总长2753公里，建成排灌站46座。搬运土石方，不舍田间零星小建筑，共计1500多万方。若将这些土石方筑成一条一米高的土坎，可绕地球一圈半。

一期工程实际种稻35.35万亩，平均亩产330斤，共计收成1.15亿斤。多年的贫困县一举变成了余粮县，一年就解决了群众的口粮问题。外出逃荒要饭的7万多人，纷纷

回到了家乡。“读史使人明智”。这一县委班子，还善于从挫折中吸取经验教训。早在1958年，鱼台就有旱改水的试验。这次试验，由于措施不当，造成旱的旱死、涝的涝死的局面，总体上以失败而告终。但总体上没有成功，不等于没有小部分成功，就是从这小部分里，县委看到了希望，看到了出路所在。

此外，县委这一班子人很重视知识分子。山东省水利厅王国栋厅长，是祖居江南的水利专家。他对治水改稻多有思考，有一整套对鱼台治水的设想蓝图。县委从厅长那里得到的不仅有启迪，而且有志同道合的支持。办事，光有干劲是不够的，有了科学知识的加持才能事半功倍。与科学反其道行之，只能是事倍功半，甚至惨败。

当我走近稻田画，看到一株株粗壮的水稻浓绿的叶子时，立马想起陈永康总结的“三黄三黑”理论。下放干校期间，我请在松江工作的三姐买了关于水稻种植的两本书寄给我。从书中得知，陈永康摸索、总结了许多培育种植水稻高产经验。“三黄三黑”是他种稻的基础技术。简单地说，施肥之后叶子会变浓（黑），肥劲过后叶子会变淡（黄）。根据叶色三次浓（黑）、淡（黄）交替变化过程，及时施肥灌水，达到足穗、壮秆、穗大、粒饱、高产。

陈永康是松江南门外长菱乡的一个善于思考、爱琢磨问题的农民。念过两年私塾，12岁时就辍学务农。解放前，他在自家田里就搞起了稻种改良、合理密植、肥料对比等试验，并成功培育出晚稻优良品种“老来青”。1951年，华东局农林部在松江举行群众性晚稻良种评选活动。经华东军政委员会农林部、苏南行署农村处等单位联合调查，确认陈永康种植的单季晚稻亩产已超千斤，其中长得最好的一块田亩产为1433斤。那时松江常年亩产在300斤左右。陈永康一骑绝尘，不但在松江遥遥领先，也创造了全国水稻亩产量的最新纪录，就连东欧国家的专家也纷纷来取经。在建设科技强国的今天，陈永康的科学探索精神应该大力弘扬。

说起陈永康的故事，不能不提两个人。县委领导先是听说南门附近有个姓林的人，亩产达800斤。他是个老实人，没有贪天之功。他推荐了陈永康，说他的种稻经验是从陈永康那里学来的，他种的“葡萄青”的产量也不及陈永康的“老来青”。孔子说：“人而无信，不知其可也。”诚信，为人之本也。

在总结、宣传介绍陈永康种稻经验的工作中，技术员黄德裕同志功不可没。两年多时间里，这位学牧农业的大学生，蹲点陈永康互助组，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，替陈永康撰写文章、讲话稿等，并将他的水稻栽培丰产经验理论化、系统化。例如，对水稻叶片“三黄三黑”的表象，黄德裕从氮水化合物与碳水化合物运行规律来阐述。他大力总结推广陈永康水稻丰产经验，总字数达30万以上，讲授农技知识累计听讲人员达数万人次。替人作嫁衣裳，这种奉献的品格值得敬重。

王鲁镇的稻田画，采用五种不同颜色的水稻品种培育而成。“美好”，“美”在前、“好”在后。稻田画，意味着在“好”的生活上，向层次更高的“美”的生活追求。画共分四个板块。我最喜欢其中两个板块。一对黑天鹅，象征着生态之美、和谐之美，意味着生态优先、绿色发展的路子。另一板块是稻改精神板块，绘制了稻改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陈湾排灌站。目的是不忘当初创业的艰难，牢固树立“奋斗幸福观”，弘扬发愤图强、革故鼎新、艰苦奋斗的刚健精神。

在王鲁镇的稻田图中央，我登上瞭望塔，极目远望，初秋夕阳照耀下的绿油油水稻，伸向远方，令人心旷神怡。水稻，水稻，有水才有稻。京杭大运河，还有17条河流，组成了鱼台的水网。松江是水做的，有诗为证。唐人杜荀鹤遗留有“人家尽枕河”、“水巷小桥多”。当代诗人沙白写有“水乡的路，水云铺；进庄出庄，一把橹”。这些诗句，引起我强烈的共鸣，因为那是我青少年时代生活的图卷。一北一南，水是两地的灵魂。

时空的穿越，丰收在望的田野，赋以高蹈推崇的人文精神，让我不由得想起50多年前上大学时读到的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一句诗：“大地没有什么是更美的再可炫耀。”